赶雨

□陈宏强

江南的夏是矛盾的。一面是口渴已久的蹒跚步伐，石地板在日光下升起白气，就连那寻常满饮的田塍都布满了细细的裂纹；一面却又盈满了水，一到午后便把蓄积了大半年的雨水一统儿地往下倾，像极了淘气的小男孩，说放哭就一时难以收住。

午后的乌云跑得很急，约好了时间从四面八方搭乘快车往一块赶，只一会便能在湛蓝的天空织起一角黑布。风和雨如同混入羊群的狼，悄悄躲藏在黑幕后，生怕露出狰狞的面孔。一道道金纹伴随着沉闷的响雷将整块堆积的乌云一下子划裂开来，摇曳着掀开聚拢已久的幕布，直扑那些没带雨具的行人。

小学高段，父母为了能让上个好点初中，把我送到了离家四五公里外的一所小学。有时放学，父母忙于生意来不及接我，我便经常和几个小伙伴钻草丛、翻桥洞，绕小道回家。起初回家路上最怕的就是这不循规的雷阵雨，往往出校门口还是艳阳高照，到了毫无遮拦的小路突然倾下大雨，使背着书包的我们根本没有招架之力，淋了个落汤鸡。不知谁在前面喊着：“这边不下雨，赶紧跑，赶紧来！”这一声，仿佛战士得了前方将令，大家顾不上挽起裤脚，踩着洼地里的水塘往前跑，赤黄的泥浆不断溅出。这一会，风不再嘶吼，雨也不再着落身上，远去了电闪雷鸣的惧怕，缩短了久望不到的归家路，开始接触到雨水的柔性，忍不住闻一闻这夏日的气息。我们给它取了好听的名字，叫“赶雨”。时间久了，我们观察到，在一座桥的跨度甚至一条细长沟渠的两端，不但大概率雨水密集程度不一，甚至有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天气，这样便更促成了我们的“赶雨”的决心——“跑过这一侧，那端天就晴了”，一路上时常这样激励自己。

有一回父母都出差在外，吃完中饭，云层已经层层叠叠堆成各种形态，不时的阵风在篮球场上旋起沙尘，颇有种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态势。家中的奶奶急得团团转，跑了几户人家终于央到一位要接孩子的邻居，给我送来一把簇新的雨伞。谁知迎风一跑，伞骨先是向上翘成一个敞开的倒置蒙古包，继而耷拉着没了雨中傲人的姿态。收起雨伞，草草裹住斜插入书包，急忙加入颇为齐整的“赶雨”队伍。雨大得超出我们预料，浇灭了我们燃起的赶雨火苗，怕湿透了书包，只能找着一处石板桥洞，几个人蜷缩着避雨。顺着桥洞远远望去，一顶黑伞没了主架一样在风中左右晃动，一浪又一浪的斜雨打在伞上，不断催着前进。伞越来越近，但伞沿压得很低，依然没能看清脸庞，怔怔地在想是用了多大的力气才不让这伞往上蹿。突然一声亲切的呼唤，我才发现是奶奶——两手紧攀着伞架，横挟着一件蓝色雨披。原来路上有邻居看到我冒雨跑在路上便去告诉了她，年过八旬的她一听就急着撑起伞一路小跑过来，雨点早已打湿了她一身富春纺料子的衣服。

“肚饱带饭，天晴带伞”，从小学到初高中再到上大学离开家乡，只要出门，无论离家远近，老家的这句俗语便成了奶奶对我最日常的叮咛。前几日回去，我看到那把折断伞架的雨伞被奶奶请人修理后依然还在遮风避雨，儿时赶雨的场景恍如昨日再现，可那份还未到家的迷惘与夏日里的悸动或许是被奶奶带走了，因为她终究不希望我被淋着。

夜听天籁

□冯秋玲

新居临河，小区内有数个弃用的喷水池，一俟下雨，便有积水。谷雨那天，我倚枕夜读，却心有所期。呱，呱呱，呱呱呱……一声，两声，三声，蛙声一片，此起彼伏，如雄壮的队伍敲着无数面鼓，如期而至，似老友来访，让我欣喜不已。我扔下书本，趴在阳台边上，凝神倾听蛙鸣天籁，只听远处蛙音浩浩荡荡、鼓声如笛，近处蛙曲珠落玉盘、圆润悠长，不禁心中欣然，遐思无限。

“风来了，雨来了，蛤蟆背着鼓来了。什么鼓？花花鼓，乒乒乓乓二百五，二百五！”犹记得儿子四五岁时，有一天上午，我带他在党校附近的河边舀了一瓶小蝌蚪。整个下午，儿子一直在乐不可支地研究观看小蝌蚪，他一会儿把它们舀到脸盆里，一会儿在数小蝌蚪的只数，无奈小蝌蚪游来游去总数不清楚。后来我们用网兜把小蝌蚪一个一个舀到瓶子里，总算数清了。傍晚，我正准备做饭，儿子忽然说，妈妈，我们把小蝌蚪放回河里去吧，小蝌蚪的妈妈要找孩子了。我一愣，本想拒绝，但看到儿子清澈无邪的眼神，忙放下饭锅，带着儿子和小蝌蚪出门了。时光匆匆，当年牵着孩子稚嫩的小手，余温尚在手心，耳边犹回响儿子一路上叽叽喳喳给我讲的那个“小蝌蚪找妈妈”故事，一转眼，孩子已长成了高大英俊的书生了。

“一鸟如霜雪，飞向白楼前。问君何以致，天子太平年。”每年立春前后一两天，沉默了一冬的鸟儿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报春。“春风卷地起，百鸟皆漂浮。”凌晨四点左右，天还是墨黑墨黑的，鸟儿们就东边一群，西边一堆，或独歌，或合唱，或对歌，或唠叨，或呢喃，或怒怼，或急切，或聒噪。其声叽叽喳喳、叽咕叽咕、的丽的丽，“百转千声随意移，山花红紫树高低”，鸟声婉转流丽，轻灵飞动，构成了美妙无比的天籁之声！每每被鸟儿唤醒的早晨，都是我的音乐会。我静静倾听着，想象着，辨别着，享受着，思绪好像在鸟树丛中飘游，那时候往往文思如泉，有时实在按捺不住，就起身下床，去写下一篇快乐的文字，让自己快乐一整天。

“朱头青项翅金黄，肉腿如同白雪装，更爱双钳黑似漆，诸虫一见胆魄丧。”说的是秋日昆虫王子的英俊帅气；“五月斯螽动股，六月莎鸡振羽，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说的是秋日大地音乐家的一生；“斜月入前楹，迢迢夜坐情。梧桐上阶影，蟋蟀近床声。曙傍窗间至，秋从簟上生。感时因忆事，不寝到鸡鸣。”说的是蟋蟀引发的情怀；“昨夜寒蛩不住鸣，惊回千里梦。已三更，起来独自绕阶行，人悄悄，帘外月朦胧。”说的是对蟋蟀的深深思念。

蟋蟀的叫声，在七月里是从容不迫、优雅散淡的，八月的叫声略为急促，九月里的叫声则是急不可耐了，而十月却是又轻又怯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每当蟋蟀响起，我喜欢默默听着，悠悠的心总是回到四五十年前。每当儿时暑假，哥哥带着妹妹们去找蟋蟀。我们或提着水瓢，或拿着手电，在墙角，在草丛，在有蟋蟀声音的地方侧耳倾听，然后蹑手蹑脚地接近声源，或用水泼，或用光照，让蟋蟀暴露，再一跃扑过去，把蟋蟀抓住。如果不巧抓到的是“三枪”，不会叫的，就放了；如果是“两枪”，就把它装到笼子里。这笼子很考究：用锯子把扫帚柄锯下一节，一头空心一头实心，竹节的中间用锯子刻出三条漏空，方便蟋蟀透气，放进蟋蟀后，把空心的一头用棉布塞住，最后，我们用一种小草去撩拨蟋蟀，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尽情倾听蟋蟀的叫声了。夜晚，当蟋蟀叫起来时，我总不肯早睡，静静地听着这美妙歌声，直到把歌声带到梦中。

我喜欢音乐，特别喜欢那种舒缓的天籁之声。生命有苦甜酸辣，气候有春夏秋冬，我总是放不下那蛙鼓鸟鸣蟋蟀叫，我觉得这才是最美的音乐，他们是我在人间感受到的最奇妙的东西。那些心灵深处的寂寞、苦难、悲悯，在天籁之声中得以净化、释放、消遁。我领悟到，这大概就是人最本真的爱和灵性吧？而这种爱和灵性，正是源于深藏于人心中的对美的激情。人终究是一种喜欢美好的动物，而大自然的美好之声终究会让我们得以共鸣，融为一体，让我们欢喜无限。

总第6667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